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2

瑞 根 / 著

长 篇 小 说

首席高参

2

瑞 根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席高参 . 2 / 瑞根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14. 8

ISBN 978-7-5391-9967-2

I . ①首… II . ①瑞…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9849 号

首席高参 . 2

瑞 根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967-2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55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

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无毒不丈夫，赵国栋给投资商们上演了一出大戏 / 1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了咱们江口开发区能逃过五月大劫，不得不给投资商上演一出大戏，帮他们下定决心了。即便这件事不那么光彩，我赵国栋也不得不做一回小人了。

第二章

神来之笔，轻轻松松打开财神爷的口袋 / 33

市建行新任行长到江口开发区调研，吃饭的时候专门和赵国栋喝了一杯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人交情不浅，与会县领导顿时面面相觑，赵国栋何时又与这财神爷搭上线了？

第三章

尘埃落定，手腕高超地破解神仙打架难题 / 56

赵国栋斜坐在蔡正阳办公室的真皮沙发中竖起大拇指：“高，这才真是高！宁书记这手腕实在是高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且这鹬蚌还得对渔翁心存感激。这神仙打架反倒凭白让咱们安都市捡了个大便宜，嘿嘿，蔡哥这招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第四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赵国栋玩了一把英雄救美 / 77

事情却来了一个如此诡异的转变，转变得这样突然而离奇，让瞿韵白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应该源于赵国栋躲在角落里打的那个电话，但是赵国栋却不愿多说，瞿

韵白不由开始疑惑：莫不是赵国栋真有一座大靠山？

第五章

软实力才是真实力，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发挥威力 / 97

实力来源于多种构成，本身所拥有的权力，足够多的金钱，宽厚的人脉背景，三者密切相关，尤其是后者和前两者更是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前两者属于硬实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若隐若现的软实力了，而有些时候软实力往往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

第六章

蔡正阳受命于危难，江口官场再遭大洗牌 / 118

赵国栋自然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关心那些，蔡正阳已经离开安都市了，准确地说他在安都市的影响力一下子就消减了许多。自己原本一直可以倚为奥援的人突然离去，赵国栋立即就发现了自己在开发区管委会的位置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第七章

骤失靠山就如丧家之犬，赵国栋发配岭东 / 137

下乡镇？赵国栋咀嚼着其间的含义，王德和和郭占春就这样恨自己？这次江口大洗牌各个都如愿以偿上了台阶，唯独自己和瞿韵白这俩倒霉蛋落到死对头手里，这次看来不死也得扒层皮了。

第八章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官场失意潦倒，商场春风得意 / 159

仕途发展遭受重大挫折的赵国栋，并没有沮丧灰心，他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自己的人生总会灿烂辉煌。他再一次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放到他家族企业的发展上去，他坚信他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他仿佛一个睿智的掌舵者，避开一个个险滩暗礁、巨浪漩涡，将他的航船驶向辉煌的前方。

第九章

欲做大事苦无权，赵国栋无奈转战交通厅 / 180

做事先做人，在官场上的深刻含义就是，要想做大事，就要有必要的条件准备，那就是你必须站到一个能够主宰全局的位置和高度，否则事情也许就会向与你相反

的方向发展。与其那样，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人，积蓄力量，等站到合适的位置时再来做事。

第十章

初来乍到，烫手山芋也要接 / 198

赵国栋琢磨着这次简直就是走钢丝绳啊，而且自己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弄不好还会弄得两头不是人，怨气都会撒在自己身上，而这把火还不能引到交通厅来，这可真是考验手段。

第十一章

赵国栋再显神通，给省市领导一个巨大的惊喜 / 218

蔡正阳有些惊讶，虽然对赵国栋能力信得过，但是交通厅也是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机关，赵国栋自己工作能干好正常，但是能否驾驭整个高速办工作蔡正阳还是有些担心。今天听付天说涂强也很配合赵国栋工作，倒是让他有些意外。要知道，涂强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第十二章

非友即敌，是要一个可靠的朋友还是要一个恐怖的敌人 / 242

自己怎么就会被套上这样一个圈子，非友即敌，付天不是一般人，既可以成为对自己相当有用的朋友，也可以成为自己到现在为止仕途上真正的敌人，而自己真的能够违背本心吗？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十三章

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 / 261

赵国栋在处里竭力表现得低眉顺眼，甚至进出时都是侧着身子蹑手蹑脚的。但他却觉得现在这种状态就挺好，是龙，你就给我盘着，是虎，你就给我卧着，交通厅比不得县里乡里，各人有多少底细谁也说不清楚。

第十四章

美人离去，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 280

赵国栋清楚，这一年多玩儿命地透支体力，再加上这一次的感情波动，才最终压垮了自己原本强悍的身体。不过现在赵国栋虽然还有些发虚，但是却觉得神清气爽，

就像是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儿，虽然很脆弱，但是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赵国栋知道，他该振作起来了！

第十五章

暗度陈仓，打赵国栋一个措手不及 / 298

组织部选拔科级干部？下基层锻炼？就像一针吗啡扎下，赵国栋精神顿时一振，这样震撼人心的消息自己居然不知晓，究竟是自己耳目失聪还是有心人刻意隐瞒？

第十六章

党组会上的激烈交锋，赵国栋的“耳光”不是好抽的 / 321

狠狠抽赵国栋一记耳光让对方无比失落地黯然一回，付天一一方面极度渴望能看到赵国栋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那副表情；另一方面他又想顺水推舟地将这个家伙推出去一劳永逸，最好能让这个家伙永远滚出交通厅别再回来。这两个念头一直在付天脑际盘旋，一直到启口前一刻他还没有拿准自己究竟该如何决断。

第十七章

美梦成真，七品芝麻官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舞台 / 338

在县上、省里兜兜转转三年许，赵国栋义无反顾地下到贫困县去做个七品芝麻官。他不愿枉顾上天的莫大恩赐，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无论是谁，也不能阻止他前进的道路！

第十八章

见微知著，宁陵地委这潭水深不可测 / 352

很多领导都喜欢通过饭桌上的表现来观察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酒品即人品。你酒量不行没关系，但是你得把你的气质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也不能畏畏缩缩，更不能踩假水，哪怕你三杯下去就倒桩，那至少也证明你这个人够耿直。

第十九章

朝里有人好做官，我要轰轰烈烈干一番 / 369

从安都的金碧辉煌、纸醉金迷骤然落入这穷山恶水、民风粗野的花林，赵国栋内心的失落无以复加。看着简陋的小院和远处的荒坡，他暗下决心：我赵国栋放到哪里都是金子，即便把我埋在这穷乡僻壤，我也要轰轰烈烈地干上三年。

第一章 无毒不丈夫，赵国栋给投资商们上演了一出大戏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了咱们江口开发区能逃过五月大劫，不得不给投资商上演一出大戏，帮他们下定决心了。即便这件事不那么光彩，我赵国栋也不得不做一回小人了。

一下午的谈话讨论显得活泼而轻松，无论雷向东几人还是赵国栋都觉得对方值得结识。虽然双方在各自不同的行道上，但是银行部门和政府机关从来就是紧密交织的，难免哪一天不会遇上，尤其是郑健本身还抱着一份谢意在其中。

桥牌大概是几人比较喜欢的休闲方式，一个女性加上他们三人也就成了相当默契的搭档。乔辉也不喜欢那种娱乐方式，和赵国栋自顾自地在阳台边上聊天。

“小辉，福建那边怎么样？”没有了郑健几人，赵国栋和乔辉之间就随便得多，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是两人却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和随意。

“还行。海南那边我算是成功脱身了，你没看到那副惨相，我和大健是九月才离开海口的，碰到的每个人都是一脸阴郁的菜色，到处都是停工的工地，人人相见都是欲哭无泪。”乔辉叹了一口气，一脸心有余悸：“我有几个朋友都栽了，单位要求他们必须要收回钱才准回去，他们就只能眼巴巴地坐在那里，等着处理掉那些水泥柱和围墙。怎么处理？谁要？几百万一亩的土地一下子落到几十万，血本无归，惨不忍睹啊！”

赵国栋也叹了一口气：“泡沫之下隐藏的是狰狞的血盆大口，冒险就得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小辉，福建那边你最好别去，不管你在那边干什么，但

是我要提醒你，决不能触犯法律，一旦触犯都只有一个字，栽！”

“嗯，这一点我也知道。我不参与他们的具体运作，我不过是有些门路，倒倒手而已，他们都有正式的手续发票过来，我只是赚点小钱。”乔辉很自信地道。

“既然是只赚小钱，为什么不回安原来？你以为你踩在法律边缘上可以不湿脚？没有那种事儿，真的翻了，管你大小轻重都得裹进去。”赵国栋摇摇头，“趁早回来吧。”

“嗯，我年后还得过去看看，真要不稳当，我就抽身算了。”

乔辉对于赵国栋的预言已经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了，海南事件给予他的印象太深了，十多天时间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距。半个月前还在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半个月后就已经沦落到负债累累求死不能了。现在包里已经挣了不少，再去冒无谓的风险的确没有太大必要。

“那最好，安原现在机会一样很多，合理合法地挣钱，晚上睡觉也踏实，何苦去刀口舔血？”赵国栋很含蓄地道，“这个年代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年代了。”

乔辉赞同地点点头，年轻时候不懂事，热血而冲动，总以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无数次的风风雨雨让他明白这个时代经济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不过是虚幻。所以他才会断然随同郑健去海南淘金，甚至不惜将全部身家押上。

赵国栋包里的电话再度响了起来，用眼神给了乔辉一个抱歉的示意，乔辉微笑着挥挥手。

“哪位？我是赵国栋。”

“你姓赵是吧？你有一个朋友想找你，据说你能帮她忙。”带有浓烈江湖味道的声音充满了金属撞击般的铿锵，安都口音。

“你是哪一位？”赵国栋有些讶异地皱起眉头，居然有人敢以这种口吻和自己说话，真是少见，活得不耐烦了？

乔辉似乎也注意到了赵国栋表情的异样，像是遇上了什么麻烦事，不过赵国栋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的异常，也就只是坐在宽大的藤编布艺沙发中一动不动，单手放在腰间，很有点儿味道。

“我是哪一位你用不着知道，我问你是不是姓赵。”对方的语气已经变得

有些不耐烦。

赵国栋压抑着自己内心的闷气，气哼哼地道：“我是姓赵，怎么样？”

“怎么样？小子你还挺拽的啊。你朋友想找你帮忙，你帮不帮，帮得了帮不了？”暴烈的声音直刺赵国栋耳膜，让赵国栋下意识地将电话拿得离自己耳朵远一些。

“哪位朋友要我帮忙？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为什么他不自己给我打电话？”赵国栋有些担心是不是房子全。貌似自己的朋友当中能够沾染上这种事情的人并不多，房子全也是因为砖厂的事情在外边跑动，赵国栋这才怀疑是他。

“嗯，你朋友叫蓝黛，是个大学生，有没有这回事？”粗重的声音叫嚷道。

蓝黛？赵国栋有些惊讶，她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转念一想，那天在车上跟乔辉打电话时报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当时古小鸥、蓝黛她们都在旁边。不过蓝黛怎么会和这些人沾上边，她不是东北那边的人么？春节期间不回家，难道她还在安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满腹怀疑的赵国栋只能下意识地应道：“嗯，是我朋友，她出什么事了？她在哪儿？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犯不着告诉你，她就在我们身边，我只问你能不能帮她忙！”

“帮忙？”赵国栋心中一紧，虽然不知道蓝黛究竟怎么会和这些人搅在一起，但是一个女孩子春节期间还和这些人在一起，看样子也不像是自愿的，状况也可想而知：“我告诉你们，有什么事情找我就行了，有什么问题都由我来负责解决。但是我警告你们，如果她有半点差错，那我会让你们明白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

“呵呵，居然还有人威胁我？妙哥，你听到没有，还有人敢来威胁我！”电话里传来嚣张的声音，或许是那个妙哥发话了，赵国栋只听得对方嗯了一声之后气哼哼地道：“小子，这大过年的，我不和你计较，你朋友借了我们二十万。一句话，还钱走人！”

妙哥？二十万？高利贷还是别的？蓝黛怎么会去借人二十万？无数疑团在赵国栋脑海中翻涌，他不怕这些社会上的混子并不代表别人也不怕，牵缠进这些事情还真有些令人头疼。

这个妙哥多半就是上一次那个案子中牵扯到的人，但是曲军已经通过市局刑警支队查过了这个祁妙，这一年多谭东的确并没有和祁妙有什么联系。据说谭东离开祁妙时还闹得很不愉快，双方是不欢而散的，这条线索也就断了。虽然祁妙身上也不干净，但是大多都是一些不轻不重的东西，要不就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没问题，二十万我给得起，但是你得让我朋友和我通话。”赵国栋冷静地回答道。

“咦？”对方显然没有想到赵国栋这么爽快：“你等一下，等我电话。”

先前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从这个女大学生身上搜出了一本电话簿。上面只有寥寥几个电话，大多都是老家那边的电话号码，没啥用处。唯一的这个手机号码，是安原本地的。手机在这年头还算是个稀罕物，能够用上的多少都有点脸面，要么就得有点真金白银。

于是这才尝试着打了一个冒诈看看能不能蒙出一点什么来。

“嘿嘿，你个小婊子，还真能钓大鱼啊，二十万。啧啧，你的这个野男人还真在乎你呢，居然一口就应承下来了。二十万啊，哼哼，为什么刚才我们让你借钱你说借不到？”

在安都市区一栋大厦的房间内，满脸横肉的壮汉恶狠狠地盯着坐在一旁椅子上的女孩儿。

已经被连番的折腾弄得有些麻木的蓝黛只能沉默以对。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那一晚听到赵国栋提及妙哥这个人名时，怎么就会鬼使神差地把赵国栋的电话号码给牢牢记了下来，而且还写在了电话簿上。是不是自己潜意识中就觉得赵国栋可以信赖，还是赵国栋能够摆平自己的问题，她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却是如此，她不知道赵国栋是怎么回答这帮人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赵国栋似乎应允了对方的要求，这让蓝黛觉得不可思议。

或许赵国栋是故意在敷衍这帮人，然后以公安的身份出面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蓝黛宁可赵国栋不要介入，那只会让自己在老家的母亲和弟妹更危险。

“妙哥，那个家伙答应给钱，但是要和这小婊子先通话！”横肉壮汉有些讨好地向坐在房间另一头忙着玩牌的中年男子道。

“嗯，要先通话？”妙哥抬起目光问对面男子，“猛哥，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女人有凯子愿意为她出钱了，但是对方提出要先与她通电话。”

“嗯，无所谓，这丫头的爹借的钱是真金白银，现在她爹坐牢了，她自愿揽下来由她承担，借条也是她自己打的，走到哪儿去也不怕。”坐在妙哥对面的皮夹克男子一口东北腔，“到了妙哥你的地盘上就由你做主就行了，你咋说咋办。”

“崔三，就让这丫头和对方通电话吧。”妙哥瞥了一眼坐在椅子上的蓝黛，重重哼了一声：“喂，小丫头，这一两个月了，我们也没有为难你，每次都是规规矩矩地请你出来商量，你现在连老家都不回去，是打算赖在安都安家了不成？猛哥他们过来也两三次了，你一文钱不还，这也说不过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既然现在有人愿意帮你还钱，我不管你们啥关系，有人还钱就行，你和对方通电话可以，但是别耍花样，知道不？”

当赵国栋再度放下电话时，眉头锁得更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卷进这样一件事情中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问题是蓝黛的父亲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十三年有期徒刑，这民事上的债务却赖不掉。而且很显然这中间与高利贷有瓜葛，而且债主是请了道上人追账来了。

在安都自己自然可以摆平这件事情，但是东北那边就鞭长莫及了。蓝黛之所以把债务揽到自己身上大概也是因为担心家里人受到骚扰，这一点倒是让赵国栋稍稍对蓝黛有了些许好感。

不过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对方会一直追到安都来，以为躲在安都不回去就能躲得过去？她也未免太小瞧这些道上人物了。

二十万赵国栋也拿得出来，但是一来自己身上没有这么多现金，就是信用卡里加起来也不过十来万；二来这样不明不白出二十万血，实在有些心有不甘，他还不知道这中间究竟有没有什么猫腻呢。

乔辉一直没有吱声，虽然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他知道赵国栋恐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只是赵国栋没有开腔，他也不好冒昧插言。

见赵国栋浓眉深锁，乔辉干咳了一声之后一边端起咖啡抿了一口，不动声色地问道：“国栋，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事？”

“嗯，是遇上了些小麻烦。”赵国栋咧嘴苦笑了一下，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蓝黛和自己也不过就是吃了两顿饭，而且还是集体聚餐，对方居然就认定蓝黛是自己的女人，真还以为这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沾包也不是这样啊。

“哪方面的？”乔辉沉吟着问道，“我能帮得上忙么？”

叹了一口气，赵国栋本不想让乔辉因为这些事情牵扯进来，但是现在却还真有些棘手：“嗯，祁妙你认识么？”

“祁妙？”乔辉隼目一闪，“安都的祁妙？”

“应该是吧，我想这安都市里也没有两个祁妙吧。”赵国栋点点头。

“怎么了？他招惹到你头上来了？”乔辉咂了咂嘴。

“那倒不是，好像是我一个熟人，也算是朋友吧，她家是东北那边的，家里欠了别人一笔钱，结果家里人又蹲大狱去了，债务也就落到她身上。现在东北那边来人追债，可能是通过祁妙找到了我那个朋友。”

“多少钱？”乔辉若有所思地颌首。

“应该只借了十二万，现在算下来据说到了二十几万。大概对方也知道我这个朋友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要求还二十万。”赵国栋郁闷地吐出一口气，“他们也没说什么，只是要钱。”

“这么远跑来当然是图财，应该不会对你朋友有什么伤害才对。国栋你也不必太担心，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亡命徒或者绑匪。”乔辉对道上事情也很清楚，“放心，没事儿，我打个电话。”

赵国栋点点头：“那就谢谢了。”

“说这些就见外了。”乔辉拿出电话拨打出去，“大丰，你在哪儿？嗯，你给祁妙打个电话，算了，干脆你去一趟，把祁妙和东北那边的人以及那个女孩子都给我带过来，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我在橡树林。”

祁妙接到大丰的电话时也感觉奇怪，大丰要过来？什么事儿，难道是为了这个女大学生？大丰哥好像不好这一口啊，祁妙纳闷地瞥了那个女孩子一眼。

“怎么了，妙哥？”那个叫猛哥的东北汉子也觉察到了事情可能有变化。

“妈的，真有些蹊跷，这事儿好像不那么简单。大丰哥要过来，恐怕就是为了这个丫头。”祁妙也没有隐瞒什么。

“大丰哥要过来？为了她？”满脸横肉的男子也是一脸惊奇，“不会吧，妙

哥，大丰哥怎么会管这种闲事？”

“我怎么知道？”妙哥眼睛一瞪，“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好了。”

满脸横肉的汉子一缩脖子，不再言语。

“这个大丰哥是什么人？”皮夹克男子皱起眉头。

“原来也是我们这个圈里混的老大，不过这两年不怎么沾染圈里事情了，和我私人关系不错。”祁妙深深吸了一口烟，“等他来就知道了。”

大丰哥的到来让祁妙更感郁闷和惊讶，居然是已经很久没有在安都露面的辉哥的安排。祁妙自然不敢多说什么，东北人也觉察到大丰哥的气势很足，不是一般人，也只有硬着头皮跟着走一遭。

“辉哥！”“辉哥！”

“小妙，有两三年不见了吧，看你这小样咋肚子也起来了呢？”乔辉在这些人的面前便再无在赵国栋和郑健他们面前的谦和文雅，大马金刀地坐在长沙发中间，漫不经心地问道。

“嘿嘿，辉哥，托您的福，这两年身子骨也还结实，就是少了点锻炼，小肚子就起来了。”在乔辉面前，祁妙也只有斜着屁股坐半边椅子的份儿。别看眼前这位辉哥文质彬彬的模样，但是道上老人都清楚，七八年前这位辉哥可是安都道上嗜血的主儿。

“怎么一回事？这个女孩子是我朋友的人。”乔辉一句话就把事情定了调。

“呃，辉哥，是这样一回事。”祁妙也只有硬着头皮介绍了情况，乔辉的目光也落到了东北大汉的脸上：“你说。”

东北大汉从汽车一进入云螺湖畔就颇有点大开眼界的味道，虽然自忖也是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但是他也知道这种场合不是他们这个层次可以踏足的，而一进来这位辉哥表现出来的气势足以让自己也觉得矮了三分。

东北大汉在乔辉的气势压制下，也只有讷讷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和赵国栋所了解到的大同小异，十二万变成了二十八万欠债，鉴于欠债者的经济情况，只要能一次性收回二十万，这件事情就了结。

乔辉瞅了一眼一直坐在他一旁的赵国栋，这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原来乔辉旁边的人才是正主儿。

“二十万，多了一点，她爹欠的债她能来背都够意思了，怎么样？”乔辉目光如炬落在东北汉子身上。

“辉哥，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您知道我也是奉命而来。”东北汉子语气虽然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决。

“嗯，我不为难你。东北，嗯，罗三儿那边吧？”乔辉思索了一下才道。

“呃，辉哥，你认识三哥？”东北大汉讶异地扬起目光意似不信。

“报他的电话，有几年没联络了。”乔辉也不多言。

东北汉子结结巴巴地报出了电话，乔辉两句笑骂之后便将电话交给了东北汉子，然后一分钟不到，东北汉子就只剩下点头应是的份儿。

“好了，大丰你带他们去把事情办了，喏，这是信用卡，知道怎么用吧？不知道？不知道让银行小姐替你弄，这是密码。”乔辉走出门，三下五除二将赵国栋早已准备好的信用卡和密码号码交给大丰：“记住把欠条收回来。”

“辉哥？干吗替姓赵的欠东北那边一个人情？”大丰有些不爽地道。

“为啥？他一句话，你辉哥我今天才能衣锦还乡，要不你就只能到海口来看你辉哥扫大街了。”乔辉信口道。

大丰一惊：“辉哥，你说啥？你开玩笑吧？”

“哼，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么？”乔辉不耐烦地道。

“这家伙这么有本事还用得着咱们帮他？”大丰不解地问道。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也不是万能的。”乔辉挥挥手，“好了，说了你也不明白，去抓紧时间办完。”

客厅里只剩下赵国栋和蓝黛二人，赵国栋挠挠头，指指沙发：“坐啊，站在那儿干什么？他们没怎么你吧？”

“没有。”环境和局面的急剧变化让蓝黛一直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她只觉得自己全身发软，脑袋也有些发晕，站在那儿也是摇摇欲倒。

赵国栋见势不对，赶紧两步上前抱住蓝黛。

原本柔媚肉感的嘴唇因为缺水变得有些干涸，这两天的神经高度紧张让蓝黛那张清丽妩媚的美靥也变得有些憔悴。虽然对方并没有怎么她，也没有限制她的人身自由，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承担这样大的压力，在几个如狼似虎大男人的注视下，就连上卫生间都备感紧张。这个时候一旦松弛下来，顿时就有些撑不住了。

乔辉走进来一眼就瞧见了赵国栋正好抱着蓝黛不知道如何是好，一边摇头一边笑着用手指点赵国栋：“国栋，你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护花使者了。”

“唉，没那事儿，她可能是先前太过紧张，这会儿一下子松弛下来有些不适应。”赵国栋尴尬地抱着蓝黛不知道该把这个女孩子往哪里搁好。

“那边就有休息的卧室，要不今晚你们俩就在这里住下？”乔辉打趣道，“这橡树林之夜可是云螺湖休闲区最值得体味的一景。”

见赵国栋将蓝黛放在床上，替对方脱下羽绒服和皮靴，然后又替对方盖上被子才走出来，乔辉忍不住打趣道：“国栋，如果我是女孩子我都得被你打动，你这副姿态似乎只有丈夫对妻子或者对男人对情人才这样吧？”

赵国栋拉上门回到沙发上：“小辉，你就可劲儿地损我吧，谁让我这次欠你情呢。”

“得，得，别在我面前装。”乔辉也连连摆手，“今晚就在这儿住一宿，明早咱们一起下山。”

“算了，待会儿我就得回去，明天还有安排。”赵国栋摇头。

“如果你要嫌在这里和你的小美女双宿双飞不方便的话，我也就不拦你。”乔辉似笑非笑地瞅着赵国栋，“大健他们都还等着吃了晚饭之后再喝一杯，好好聊聊呢。”

“好好好，我留下，行了吧？我要真走了，这黑锅就背定了。”赵国栋无奈地点头应允。

当蓝黛从沉睡中醒过来时，才发现窗帘缝隙外已经黑透了。

觉察到自己的羽绒服已经被脱掉了，心中一紧，再仔细一摸索，才发现身上并没有什么异状，羊毛衫、牛仔裤都还在身上，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柔和壁灯下的环境。

昏昏入睡前一幕幕景象终于浮现在脑海中，蓝黛躺在松软的羊毛被中一动不动，她真想就这样一直躺下去，这种感觉实在太舒服了。

床头柜上摆放着一瓶崂山矿泉水，蓝黛吸了一口气，慢慢撑起身来斜靠在床头上，扭开瓶盖喝了一口。清冽的矿泉水入肚有些泛凉，但是嘴里的苦涩和干涸感觉立时消失了，就连有些昏昏沉沉的脑瓜子也一下子清明起来。

一天一夜没有合眼让蓝黛这一觉睡得格外香，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肚子咕咕叫起来才让蓝黛感觉到饥饿，她站起来，松软的绒毛拖鞋穿在脚下再踩在厚实的羊毛地毯上，真有点悠悠忽忽的感觉。